



# 延续了八十年的祭奠

□张铁鹰

2021年七八月间,我受邀参加龙口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文艺下乡系列活动。在该市石良镇丰仪庄村的那场演出,我除了身兼主持外,还与搭档一起,朗诵了《人民万岁》。

节目进行中,我偶然听到了当年“丰仪店战斗”和村民们年祭奠战斗中牺牲的53名烈士的故事。可是当时我的精力集中于主持,加之来去匆匆,无暇了解更多细节。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近日,我终于再有机会,重新走入丰仪庄村。一下车,我就看到了早早按照约定,在村口等我的老支书慕香胜。

80岁的慕香胜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从1971年起担任村支书长达27年的他,如今是村里的义务红色宣讲员。

几句寒暄后,我随着老人,踩着村头的硬化路向南,但见路边太阳下的王屋水库波光粼粼。老人说,丰仪庄村原在现今的水库库底位置,1958年因修建王屋水库,全村整体做了搬迁。

搬迁前的丰仪庄村,位于三县交通必经的大道上,来往旅人多在村中休息、借宿。有此便利,村民们就开了多家客栈。抗战时期,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曾长期驻扎于距村不远的黄城阳,八路军也多次利用地形在附近设伏,打击日寇和伪军。因此,村中的客栈,有的其实就是八路军的情报站。

1942年3月30日,八路军山东纵队5旅13团在原丰仪庄村南港,与日寇进行了一次惨烈的战斗。尽管出生于这场战斗的次年,但由于从小听着父辈们讲的关于战斗的故事长大,又年年和村民们一起祭奠战斗中牺牲的53名烈士,所以,一说起这场战斗,慕香胜老人就情绪激动,心怀崇敬。

那一天中午时分,在胶东进行扫荡的五六百名日军,计

划沿蓬莱水路北撤。侦察到日军撤退路线的情报后,十三团八连奉命作为主力,在丰仪顶(丰仪庄村原名丰仪店村,其名即源于丰仪顶)附近,正面截击敌人,七连、九连分别埋伏于两翼。

战斗打响后,战士们以一当十,英勇阻击了装备精良日军的数次进攻。为防全部被歼,急于突围的日军,倾尽轻重机枪、钢炮、掷弹筒等,疯狂向八路军的阵地射击。

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战士们向山上转移。由于没有重武器火力掩护,在通过南山口时,遭日军两挺机枪扫射,八连伤亡严重。战斗结束,经过清点,确认八连共有53名战士壮烈牺牲。

在激战过程中,丰仪庄村最早的党员慕瑞伍、慕廷故,带领部分村民冒着炮火抬担架、运伤员。战斗结束之后,更多的村民自发帮助打扫战场,掩埋烈士遗体。

此后,每年的上元节、清明节、战斗纪念日,将烈士视作自己亲人的村民们,均按照习俗,供奉祭奠、扫墓培土。

村民慕泉利,过年时还要在家中摆上烈士牌位,恭恭敬敬地上香、焚纸钱,几十年里从不曾间断。慕泉利去世前,还专门嘱咐儿子慕香布,一定要将祭奠烈士的习俗延续下去。

慕香胜老人告诉我,当年,曾有外村人对慕泉利的举动表示不解,问他,怎么年年都摆烈士的牌位?他不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刚生下来的孩子,三天不吃奶会饿死,没有烈士们的牺牲,哪来的好日子?

山不摇,水长流。慕泉利、慕香布父子接力祭奠八路军烈士的举动,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新注脚,是“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忠实记录。

受慕香胜老人激动讲述的感染,即刻心生崇敬的我,很想走进当年的战场,给长眠的烈士们鞠三个躬。可是,老人用手指着远处的水面说,看不到的,那里已经被王屋水库完全淹没。

我有点遗憾,更有点疑惑,有了水库,那烈士们的遗骨呢?老人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放心吧,早在修建水库前的1956年,53名烈士就被迁葬于龙口市烈士陵园了。

听到这里,我不禁叹了口气,接着问道,烈士遗骨迁葬后,祭奠活动怎么开展呢?老人说,81年过去了,村民的家庭祭奠一直延续着。只是在烈士们迁葬烈士陵园后,村里又形成了一个新规矩,每年3月30日的战斗纪念日,村党支部组织村民前往烈士陵园。在烈士墓前,村民代表献花、祭扫完毕,党支部书记慕泉欣会带领党员进行主题宣誓。

时光任流逝,英灵永不灭。80多年里,丰仪庄村几代人接力祭奠八路军烈士的举动,阐释着“江山”一词自古以来的政权形象,诉说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至真至理。人民江山,得之于一方水土上生活的“一方人”,凝聚着一方热土上诞生的“一方魂”。

春风浩荡,仍然延续着祭奠八路军烈士习俗的丰仪庄村,正在成为红色“打卡地”;意气风发走在新时代大道上的丰仪店人,正在谱写新的史诗。

听完慕香胜老人的讲述,望着美如画布的王屋水库水面,我不禁又朗诵起自己不知朗诵过多少遍的《人民万岁》:“你从可以望到民族志气的上海望志路走来,你从可以看穿世纪烟雨的南湖烟雨楼走来;你从八百里井冈的很有特色的中国的秋收里走来,你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很有气魄的中国的长跑中走来……”

## 秦权何雄哉?

□刘学光

儿时,读小人书知道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故事,长大后,读历史书才知道秦始皇还统一了货币、度量衡;参加工作后,又知道了烟台博物馆有个“秦权”,是十大镇馆之宝,是2200多年后的今天,研究秦始皇统一中国度量衡的重要历史资料。

一直期盼去一睹“秦权”的神秘风采,探究它的来龙去脉,但由于工作忙碌,一直未能成行。

前些日子,经朋友邀约来到了烟台博物馆,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秦权”。我内心波澜起伏,感觉太突然太震撼。想不到那么久远的珍贵文物,这么容易就见到了。抹把眼睛,不是在梦中。就是它,在我的面前,在烟台博物馆的展厅中,敦敦实实的,稳稳当当的,像个活了两千多年、依旧健朗矍铄的老爷爷。骨架是铁打的,半球形,足平,坐姿端正,透着威势,也显得沧桑、古朴。头部别致得很,是半环形,鼻状,胸前还刻着字,篆体,竖行排列,共九行40个字。笔画方折,大小错落,或清晰,或残缺,全文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烟台博物馆的这个“秦权”,出土自威海市文登区临港经济开发区崮山镇新权村,作为2200多年前皇帝权力的象征,经过无数次朝代更迭、社会变迁,能留存下来,实是稀中之稀,贵中之贵。



秦权是秦朝官府批准的砝码,是加强中央集权的象征。

秦权是秦朝官府批准的砝码,是加强中央集权的象征。

为了弄清秦权的来历,我驾车辗转

找到了威海市文登区临港经济开发区崮山镇新权村91岁的原党支部书记刘树党老人。老人1959年入党,身体健康,耳不聋眼不花,1.70米的身高,老当益壮。

得知我是为秦权而来,老人坐在老宅的沙发上,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村以前叫东武林,1973年由于修水库搬迁到这里建村,改名叫和平村,自从挖出来这个‘铁疙瘩’,就改名叫新权村。1973年5月13日上午,我们村村民杨本祥到哥哥杨本祥国家的院子里挖土,没挖几锹,就挖出了这个铁疙瘩。杨本祥哥俩不知道这个是啥玩意,以为就是个普通的铁器,杨本祥就把镶嵌在上面、刻有文字的铜页拆了下来,想做个打火机。我觉得这个铁疙瘩不简单,就制止了他,并把这事告诉了公社驻村干部。下午,公社干部就领着县文化馆的人把这个铁疙瘩带走了,说是个文物。后来上级奖励了我们村30元人民币,15元给了当事人杨本祥,15元大队留用。据说一个日本商人知道了这个秦权,出2个亿人民币要收购它。我们能给他吗?他们这是想拿这个秦权说事,制造出这个秦权是在日本出土的谎言,编造徐福的故事,歪曲历史,那可不是小事情。”

说到这里,老人气愤不已,语调铿锵有力。

后来,烟台博物馆派专家到文登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是:这件秦权属于国家重要文物,不宜在文化馆存放,责成县文化馆限时将秦权送交烟台博物馆(当时文登县归烟台地区管辖)收藏。

第二天,县政府派吉普车去烟台博物馆送秦权,烟台博物馆用石膏仿制了几件秦权,送了一件给文登,现存放在烟台博物馆文管所。

和平村出土了国家一级文物秦权的事,轰动了威海乃至全国。和平村沸腾起来了,杨本祥家顿时门庭若市,人们争相询问发现秦权的经过,杨本祥也成了方圆百里的名人。和平村村民决定将村名改为新权村,以让人们永远记住这里曾经出土过秦代象征国家统一的秦权。

至于秦权为啥埋在这里,老人也说不上来。只知道他们搬迁来建村之前,这里是很荒凉的地方,秦权所在的位置,还是大道边上的荒草丛生地,后来才盖上了房子。他们猜测,也许是秦朝灭亡时,保管秦权的官员为了明哲保身,就把这个有时代烙印的东西丢弃在这荒芜之地。这个谜,留着未来的人去破解吧。

提到秦始皇,我们想到最多的是修长城、修陵墓、焚书坑儒,严刑峻法,但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决心、措施,在中国



出土秦权的农家院。



出土秦权后,村民将村名改为新权村。



莱阳地处胶东半岛腹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公元650年建城到现在,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

莱阳古称“昌阳”,夏时为莱夷地;商时为莱国地;西周时为莱侯国地;东周及秦为齐郡东境。莱阳人杰地灵,人才辈出,自古以来就是山东省乃至全国科举大县,尤其是明清两代,科学鼎盛,进士叠增,秀才辈出,先后中了100多名进士,名列全省前茅。明清时期,仅莱阳东部万第镇的儒林泊、中部照旺庄镇的张家灌、南部穴坊镇的蚬子湾三个村,先后出了上百名状元、进士,被誉为状元村、进士村。

解放时期,万第镇是胶东党组织建立和发展的源头,是胶东农村第一个党员、第一个县委和中心县委、烟台市农村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

### 儒林泊:全国闻名的状元村

万第镇的儒林泊,一听名字就很雅,是近代全国著名的状元村、进士村、秀才村。清乾隆年间,该村走出的刘士庄,官至内阁大学士、左侍郎,文武双全,擅长长拳、棍术和螳螂拳;咸丰时期的刘克法精通京剧,带领戏班走南闯北,唱红一方。清末村中秀才刘东屏先生取“榆林”之谐音,将村庄名改为儒林泊。

刘东屏家中良田数百亩,商贸产业众多,开有学校、粉坊、酒坊、磨坊等,富甲一方。刘东屏的弟弟刘鲁园毕业于清华大学,因生逢乱世,回乡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别看儒林村只有200多户人,其中五分之一是革命军人或烈士的住所,有“一门三烈”的英模故事,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重的红色印记。

儒林村的史馆墙上,有一句欧阳修的名言——“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成为学子们奋发向上的动力。

儒林泊村落依山而建,沿河而筑,具有非常典型的北方山区平民聚落特点。屋舍青砖黛瓦,檐角飞翘,历经岁月的风雨沧桑,或许残破,却矗立不倒,处处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漫步于街头巷尾,村庄一片静谧,房前屋后时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崇尚知识的氛围甚浓,一个小山村,先后有5人考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有87个硕士、16个博士,是名副其实的状元村、博士村。

### 张家灌村:秀才专业村

张家灌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坐落于五龙河畔中游。清澈的河水滋养着这里的人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熏陶一代又一代。这里是“秀才”专业村,明清时期,先后出过3名进士、5名举人和贡生、20多名秀才,有明代天启五年进士张宏德、清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张鉴、清乾隆二年进士张文焜。清顺治十八年的恩贡张允龄也是莱阳历史上的一位名人。

张宏德(1625年)进士,曾任河北肃宁县知县和繁昌县知县,后升任浙江嘉定府通判,是移居张家灌村的张姓第一代先祖,著有《尚书说贯》《四书说贯》《印石遗稿》等。

令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个村的人文墨脉延续到了现在。自恢复高考以来,该村每年都有10多名学生考上大中专院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相当可观的。

据史料记载,以清代为例,山东共有进士2328人,占全国总数的8%—9%。排在前十位的依次为:诸城县96人,历城县94人,潍县87人,济宁州87人,高密县74人,胶州69人,莱阳县68人,章丘县63人,安邱县61人,福山县60人。而张家灌一个村的秀才就占莱阳的四分之一。

### 蚬子湾村:一门三翰林

清朝末年,位于丁字湾畔的蚬子湾村王兰升及王塾、王垿父子三人,被称为“一门三翰林”,在京家喻户晓,有口皆碑。

清初,王氏家族曾出过一名进士,名王章。王章,清顺治四年(1647年)与宋琬同榜进士。初授直隶井陉县知县,后南下福建、湖广任藩幕,康熙九年(1670年)署远安,吴三桂叛乱,不肯屈从,辞官而归。晚年隐居故里,耕读自乐。著有《随缘堂文稿》《守约堂诗集》。

王兰升(1829年—1880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诰授奉直大夫,时人评价“诗、文、书”三绝。光绪六年(1880年)冬,病卒于京师。著有《锄经堂遗稿》。王兰升卒后,所教授的学生陈冕考中状元,儿子王塾、王垿也相继考中进士,王兰升因此声名远播。

王塾(1852年—1902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广西知府,为官清廉,书法有名。光绪年间,被称为莱阳书法四大家之一。

王垿(1858年—1934年),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提督河南学政、朝考阅卷大臣、法部右侍郎,授翰林院学士、内阁学士衔。民国以后,隐居青岛。

据《莱阳世家科名录》载,莱阳蚬子湾王氏,其族王章、王塾、王兰升、王塾、王垿皆进士,另有王玑等十余人中举人,王蘭升、王塾、王垿最出名。王章一生勤于著述,著有《守约堂诗文集》印行,并主持编纂了蚬子湾王氏族谱。1675年(康熙十四年),王章参与了康熙《莱阳县志》的编纂,并亲笔写了后跋,词采飞扬。一大批进士的涌现,让蚬子湾声名远播。

如今,蚬子湾也是优质生源大村,考出去的博士生、大学生,不胜枚举,比比皆是。

还有16岁考中莱阳县秀才第一名的张梦鲤,他虽然不占三个村的状元指标,但名气比较大,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乡试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嘉靖四十年(1561年)授户部主事,监管国家粮库。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任兵部武库,次年升方员外郎。隆庆元年(1567年)升开封府知府。万历元年(1573年)梦鲤升任山西布政司右参政,主管军饷。万历九年(1581年)调去甘肃,任副都御史。同年,又召为大理寺卿。

历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留下了无数经典的痕迹,而莱阳的状元村、进士村无疑是其中一朵美丽的浪花。它们以异曲同工之妙,靠人文景观之趣,成为胶东一颗闪亮的文化名片,与莱阳梨文化交相辉映,谱写新时代绵延不断的新传说、新故事。